



隋書
十五



リ 8 特
1735
175



特
U8
1735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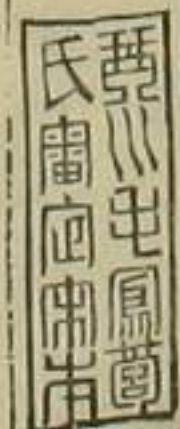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儒林

特進臣魏

徵上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徃徃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

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

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竒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

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

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善之言爲頰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卽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

附書七十五
四
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
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
楊巷妾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妾青楊蕭脊
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
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駁曰
帝譽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
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安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
物特納言蘇威當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
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妾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
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
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
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

妾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妾又上八事以
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
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
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
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
也刑旣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
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
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旣已光華榮顯
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旣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旣成必相掩

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
加巡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
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
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人甚
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
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
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
能自負傅崑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
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
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
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
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

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越翊尺稱七年方決公
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廻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
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躡轡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跨毗邀射
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
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
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
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妄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妄不慮無
博士妄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妄
考定鍾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壤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殿僊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

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上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

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

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榆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矜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

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特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

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

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鄉劉
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
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
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張引爲從事
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
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群言因
假還鄉里縣令章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
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
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贖等與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
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
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

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買馬
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竿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
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
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
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
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
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
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
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
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
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
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

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基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

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銀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

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群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

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
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
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榷楚未嘗加從
學爲明師所矜榷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
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
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
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
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
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
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恩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
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比翼
鷓鴻整網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

恩增榮收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
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
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
傷群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
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
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
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
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
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排諧多自矜
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
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

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單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瘠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

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故經綏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禹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比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鬚髮之內居眉睫之間予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

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感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

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雋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終

西川中鳳圖
氏閣南南

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中鳳圖
氏閣南南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

任昉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
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
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
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官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
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
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
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
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
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
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

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其與越
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
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
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並該天
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
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
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晉
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
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
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答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蜺以音同父

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頴

王頴字景文齊州刺史頴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爲而頴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徃徃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

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儵

崔儵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

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儵儵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皇廣○宋本諱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贈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

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

盛妖氛梟鏡已成群，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河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袂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宣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歡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霄鶴唳，幽谷早鸞鳴。斷絕心難續，愴怆魂屢驚。群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

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
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
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
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
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
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
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
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
虚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
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啟謝曰屬賀德仁宣
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

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
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宋本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
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
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曷雖居可封之屋每
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
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駸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
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
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
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
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
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
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

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
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
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承
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宗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
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
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
中以文翰待詔恩賜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
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
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

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
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
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貌屬殊庭兼
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口曬光
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祥禽皎
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
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時鵲起鴻鸞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
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
人之騏驎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
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
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
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

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
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
輿海溼駐驂巖陞宵想遐凝貌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
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
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
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麗人
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
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
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
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
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徃其妾以虞綽對帝令

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
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
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今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
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
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綽俱
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
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
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
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
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

學及陳滅晉王廣本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函實與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單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簿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

虛襟與交數遊其弟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本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啟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

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德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爰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卸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

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枝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駢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群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

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卽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群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大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謂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薨晉王廣末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

前卽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辰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鑿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

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韜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

隋書七十一
十三
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

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

正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誅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

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仕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山宅鳳尊
氏周幽甫甫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

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天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

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貴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

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鶻鳩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為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載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

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贖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旣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

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贖贖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箴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

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
曳長裾藉玳瑁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
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
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
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
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榆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
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
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濟
燕南贅客河朔惰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
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
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

班驥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崐崙以爲池匹酬恩
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
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
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修若切在
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資米五
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
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
年從駕汾陽官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
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贖荅曰謹按漢
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
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
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

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贖曰
何處有羊腸坂贖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
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
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
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
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
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
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
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贖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
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
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

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
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
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
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
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傅徐陵爲之刊山
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
師然後得道也晉書廣○宋
本譚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
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
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木
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

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
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
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
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束帛
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
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
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
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
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
飄然勝氣千尋萬項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
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

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
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
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棹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
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
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
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
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
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廡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
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
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楊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

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瑒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

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曠不昧安時處順與物

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終

魏書卷七十七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特進臣魏

徵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

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
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
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
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失藝術或叙
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
者咸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
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
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
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
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

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
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
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
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
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慆等議
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
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
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
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
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
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
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

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六百戶宣帝嗣

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

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頴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

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訥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昔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

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旣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

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

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鑿與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

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欵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

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字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字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北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濟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昂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昂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

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群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

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至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

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涇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

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
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
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
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
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
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
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
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
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
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
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

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
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
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
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
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
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
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
諫二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
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
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

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

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

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紀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

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

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

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四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欽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

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熙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

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位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

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

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胄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啟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

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旣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旣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

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

知其

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汝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

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卽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

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

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
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
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
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
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
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
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
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
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
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
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
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

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犬驚
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
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官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

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
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
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擢步盈虛雖洛下
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
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未足遠擬古人皆一時
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列傳
五本

十七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終



